

佛教真面目

胡敦生

齊平齋

PDG

佛教真面目目錄

緒言

第一章 教源

第一節 佛身……………(九)

第二節 教法……………(十一)

第三節 小乘發展期……………(十八)

第四節 大乘發展期……………(二三)

第五節 密乘發展期……………(三三)

第二章 傳譯

第一節 幼稚時代……………(四四)

第二節 發達時代……………(四八)

第三節 極盛時代……………(六〇)

第四節 復興時代……………(六八)

第三章 研究

第一節	法相宗	(七二)
第二節	三論宗	(七五)
第三節	天台宗	(七七)
第四節	華嚴宗	(八一)
第五節	餘六宗	(八七)

第四章 修證

第一節	禪宗	(九四)
第二節	真言宗	(一〇二)
第三節	淨土宗	(一一四)

第五章 解題

第一節	四種緣起	(一二五)
第二節	衆生問題	(一二八)
第三節	世界問題	(一三五)

佛教真面目

達庵居士馮寶瑛著

緒言

吾人所能感見之事物，無窮無盡，括其要不出精神物質兩界。由精神演成無量衆生；由物質演成無邊世界；根本究從何來？此古今學者勞心焦思終不能解決之二大問題也。有強作解釋者；或以神話點染之，普通宗教家之手段也；或以意識推測之，普通哲學家之眼光也；高下雖殊，總與真理不相應。然宗教點染，有時亦根據特殊事迹，惜無實際義理以調和之。哲學推測，有時亦符合局部正道，惜無實習方法以證明之。故對研究者之要求，皆不能如量應付；根本問題，遂稱爲人類最大之謎矣。

世間妙理原來恆寓無窮無盡之事物中，未嘗自秘；吾人不能一一發明之者，智慧有所不及耳。智慧差等甚多，就人類言之，通常畧分上中下三品：下品雖愚，對於世間妙理猶有許多常識從經驗得來；中品益多，上品更未可限量。中庸之論此事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所謂聖人，即上品之上者，而於妙理猶未盡知，則根本問題終無解決之望已乎？是又不然。三品智愚之中，初未注意極下極上之人，以環境少所見也。極愚者不惟不辨菽麥，且或一無所知如「白癡」焉。極智者洞明眼前所處世界之一切事理，且更具有周知十方三世任何世界事理之「一切智智」焉。白癡之徒世固有之，具一切智智者則曠劫難遇，偶然遇之，實異數也。孔子時代，一切智人無所見聞，宜中庸之作前言也。

有疑吾言者曰：「世豈真有具「一切智智」之人乎？學力相差太遠，非吾人所能企及，誰其信之？」則應之曰：「以己律人，豈必中肯？觀今日科學進步之神速，固非前世紀之所敢期，現代未開化之民亦冥然罔覺，依此輩人類之主觀，否定「原子能」等種種驚人學術，其果合理也耶？」孔子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學者態度應如是爾。其能奮起前進之心，追求所不知而知之，則尤學者之積極態度矣。然有所追求，必有可舉之對象。一切智智者之對象何在？則距今二千五百餘年前出現於印度之釋迦牟尼佛即其人也。

釋迦姓也。義爲能仁牟尼名也。義爲寂佛乃佛陀之畧稱，義爲圓具大覺之人。覺而曰大，即一切智智之別稱。佛憑一切智智之偉力，隨機發露其學理，使人依教學習，皆能實地證明，與空談哲理

者不同，是謂「佛教」。學者智慧不一，所得或淺或深。深之至，能解決衆生世界兩大問題：整理世間之大道，大同邇治，確能依以實現。其次者，徹悟世事等同夢幻，無所用其憎愛，於是得大受用，乃至苦惱之場，自覺無非安樂之地。又其次者，知世間衆生不獨吾人所能見之動物而已，有六趣焉，有三界焉，而衆生之作業，有因果原理焉，衆生之肉身，有輪迴定義焉。知之熟，自然有止惡修善之趨向；自然無損人利己之行爲。人人如是，天下不治而治矣。一切智人之應世，裨益衆生若是其大也！真抱救世之志者，烏可不取佛教而研究之耶？

印度學者對於佛教之心得，隨其淺深誌之于冊，是名法寶。教典之富不可悉舉；先後流入中國譯作漢文者不下五千餘卷之多；益以東方學者之發明，集成一部大藏。方諸梵本所有，雖未及什一，然精要大畧既具，足供學者參究。八百年前印度佛教不幸滅亡，中國漢文教典幾成世界唯一鴻寶。迄今能與並駕者，祇西藏藏文教典而已。而西藏乃中國屬土之一，則謂中國代替印度爲世界佛教總匯之地，亦無不可。

佛教真面目，在精神，不在言語。舉全體精神界而融攝之，靈明自在，活用不息，是謂佛性。衆生各根據佛性之一分子而發爲身心。于素未經驗之幻迹中，隨事加以認識，偏于注意，轉

成住着靈明活用之佛性，遂被掩蓋不能覺知。一切行爲，惟受局部識力支配，不得自由。經驗日豐，智慧漸出，終有顯現佛性之時。然須歷無量劫數而後能發達之極，乃成一切智智。然先覺之人，每發大願，隨機指出佛性本來面目。當機如能心領神會，自可超越無量劫數而頓悟焉。釋迦如來出世本懷，全繫于此。但非上品根機，未能遽會，不得不借言說以資開示。此教法之所由來也。教法高者藉表佛性，低者姑遮凡情。前實後權，對機施設。權機固未明佛教真面目爲何，實機苟未能因指見月，所得亦不過依稀髣髴之境而已。

中國大藏，權實教法俱豐。初行權教，繼行實教，此固隨梵僧之提倡而然。行權教時，戒律爲主。能守具足戒，非出家不可；于是僧尼尚焉。爲鼓勵計，恒言出家爲三界中之至尊。在家學佛，祇許作近事男梵名優婆塞、近事女梵名優婆夷，藉此親近僧尼，耳濡目染，爲將來出家基礎而已。世之人不知佛教真面目所在，或以爲僧尼即全部佛教之代表矣！

妙法蓮華經流入中國，開權顯實，學者始知權教乃引誘小孩之方便法門。普門品談觀音三十二應，僧尼乃其中之二耳。執其二而遺其三十，絕非實教之道。實教既傳，智慧較勝者相率研究之，于大乘中各取契機之經論以爲宗，而於自心一点靈活佛性則少所發明。以故

佛教真面目猶未顯著。

達摩西來，鑑於中國學者多從文字相尋活計，翻爲佛性障礙，于是就人心之所固具而直指之。信之最篤者厥惟慧可，卒傳衣鉢爲禪宗二祖。然師徒皆以破斥講解家而被仇視，雖法脈不斷，其道究難推行。是故佛教真面目之在中國，當時祇露一線曙光，不能照耀有衆。累傳至六祖惠能，機緣成熟，佛性從此始播天下，至五家分燈而益發達，此固達摩預有懸記者也。

佛性之發明于心，徒恃自力難以實現。依教練習，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但湛寂之極，得離意識以見真空，佛性雖未遽顯，卻有活躍之機。當此之時，若得善知識施以加持之力，根機猛利者便如脫穎而出，惠能得法于五祖，卽其中顯著之例也。夫以不識字之惠能，而預有一切皆空之見地，本非凡流可比。然不蒙五祖之提挈，豈能遽見本來面目乎？根性較次者，一師加持之不足，則更參諸師以益之，非真靈光活現不獲印可，六祖以後之學人大都如是。

既見佛性者，尋常日用無非大道所寓。就其立場以履行倫理上之道德，于己則性光日

展于國則隨事得益。服務于國也盡其忠。國得大益矣。服務于家也盡其孝。家得大益矣。服務于社會也各盡相當之善。社會得大益矣。而行之者不見有己。不見有人。亦不見有忠孝諸善。惟覺一片靈光「活潑潑地」應用無差而已。是爲法身佛境界。六祖之于此旨固常極力提倡。唐以還。在家居士得此受用者間亦有之。

實踐倫理以濟世。乃積極佛教之特色。是爲法身應世門。若逕發大願。求五智一一充量開展。則爲法身上門。向上之道。教家雖有其理論。而無實行方法。開元三大士來弘純粹密宗。五智實際。凡夫始能卽生証明之。佛教真面目至是益詳明矣。然百年後遽遭會昌法難。經軌淪喪。此宗遂告沈寂。惟禪宗不須教典。仍能法脈延綿。未嘗中斷。

達摩懸記云：「後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明道者。能見佛性也。行道者。積極救世也。說理者。講解文句也。通理者。領會大義也。世間法盛衰無常。佛教何獨不然！禪宗至馬祖以後。明道果多矣。洞見真面目之大德比比皆是。然其化度功夫。祇以接機爲限。以之積極濟世。則罕聞焉。末流之弊。更變爲口頭禪。有僅從教相認識中道而蒙印可者。有漫向語錄撫拾瓦礫而當黃金者。壇經雖號六祖遺言。除方便對機語外。餘皆學人指針。然學者每

多買積還珠，不從現量上體會真實佛性，卻在在以辭害意，偏執「一切不妨」等表面之詞恣情妄行，自稱得大受用，醍醐竟變毒藥矣！西藏大德有不承認中國禪宗者，蓋未得真實正法眼藏之輸入耳。

宋儒以佛教少積極濟世之士，有竊取實踐倫理之道而建立理學一派者。若行之篤，終得大德提持，未嘗不可顯現佛性。然爲門戶所囿，不敢廣參善知識，甚或加以詆毀焉。以故涵養者未能當體卽空，首創此派之周敦頤嘗有詠懷之詩，不脫分別意識，其餘更無論矣。縱其道德之隆足以感動人天，所得不過人天小果，去本來面目殊遠。

近數百年中國佛教停滯不前。最近受西洋新學影響，激起志士研究之心。教典搜集不遺餘力，大藏範圍日漸增益。金聲玉振尚俟其人，今欲挹其大要，事非容易。但此中眼目，厥惟佛性。能速現此佛性者，不出三宗：禪與真言淨土是也。禪宗直指佛性，真言宗擴展佛性，雖詳畧不同，皆顯法身妙用。然兩宗咸重師承，否則佛性難現。于無師之時而欲自求得之，則淨土宗庶幾有濟。蓋諸佛法性原恒流通衆生心中，得加持特緣斯速顯現。無加特力而懇切念之，一心不亂之頃，未嘗不可稍露端倪。惟諸佛法流緣有厚薄，厚者易見，薄者較難。阿彌陀佛法

流于此土衆生最爲濃厚。是故一心專念此佛，時節因緣一到，心中自有一種消息表示佛性之活躍也。

依上舉三宗而實行，自有探驪得珠之望。著者希學人之速見佛教真面目也，特出修證一章，集三宗之精髓，爲全書樞紐。自見佛性而欲開示衆生，則教義仍須研究，且實修之時，預有教義爲圖案，亦藉此以辨別境界之深淺，此本章之前所以先標研究一章也。教義之研究，乃根據所譯法藏而來，故又先之以「傳譯」。所譯之本出自印度，更須明其源委，故以「教源」冠其端。修證有成，佛教之真面目具見；一切深奧妙理自然了了于心；世間所不能解決之衆生世界兩大問題，可以如實指陳爲大衆作黑夜明燈也；于是以解題終焉。

五章義理半屬深奧，上根利智允契機宜，次焉者虛心至心參究之，亦有豁然貫通之日也。

第一章 教源

諸佛皆有應機大教，緣具則興，緣盡則滅，非長存於世者。現世所傳佛教，乃釋迦牟尼佛之遺法，經二千餘年法流未竭，吾人得遇其道而研究之，不可謂無緣然。一部大藏，矛盾之語甚多。學者欲知所適從，自應窮其源委，此本章之所由立也。分六節論之。

第一節 佛身

釋迦牟尼佛之事迹，歷史家例有考證。其初乃印度迦毘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原名悉達，生于西歷紀元前五百餘年，弱冠後鑑於人生憂患之多，思求解脫之方，遂出家學道，卒證佛果。從此大轉法輪，普度衆生，世稱釋迦牟尼如來。簡稱釋迦如來亦稱釋迦牟尼世尊。簡稱世尊七十九歲時入滅于拘尸那國娑羅雙樹間。

釋尊出家之年，或作十九歲，或作二十九歲，成佛之年，或作三十歲，或作三十五歲，說法年數，或作四十九，或作四十五，而出生之年，尤紛紛其說。此因印度史料散漫無紀，難

得確證也。

證佛果時即得一切智智；同時必具足三身。原有肉身曰應身；亦名化身而由一切智智集起無量功德，以建立眩攝十方世界之淨土者，則曰報身；亦名受用身於有相報應二身中，兼顯無相法性與之相函，則曰法身。亦名自性身

此就初證佛果時言之也。肉身到世緣終盡之時即入滅；法報二身則永遠常住。于此常住之中，衆生向與結緣深厚者，每隨機感能力，得見應身。一人獨見，大都倏起倏滅，以維持之力有限也。若多人共見，則交互維持，歷時較久，可與人同壽，或復過之。此等應身，謂之古佛垂迹；或曰示迹。

佛之說法，三身恒有連帶關係。法身性也。性相互融，一動即三動。法身說法，無相可見；張爲報身；乃有所分辨；幻爲應身，得詳加認識，微著雖殊，法源之活用則一。當機各就接受能力而異其教主焉。

應身說法，聽者可以第六識會之。報身說法，則須以第八識會之。法身說法，更須以真智會之。凡夫祇能運用六識，故化度此類根機，適用應身。若爲大菩薩說法，則適用報身。

或法身。

據妙法蓮華等經所說：釋尊久已成佛，法報二身皆稱毘盧遮那如來，常住不滅；因與此土衆生有緣，屢垂化迹，前後不下八千次；此次出現于印度，則又二千餘年前印度多數衆生公共感見也。世人不明示迹之道，以爲悉達太子新成佛果云。特名釋迦如來，循俗姓也。

佛之垂迹，非同凡夫全神入胎。從法身觀之，乃法性隨緣起用，法流達于當機之地而特濃；當地衆生緣熟者，隱受法流之波動，取以爲境，而以六根接之，居然感覺有人出生，展轉變化，見其成佛，乃至說法度生；此祇當機自識表現，佛惟寂處法身道場，密加運用而已。從報身觀之，則於無數淨光中以一道光明遍入當機身中，俾各起識而感見相當事迹。

以上法理，本甚深奧，非詳見佛教真面目者不能洞明。然不先提此義，則下節所談，根據未備耳。學者雖未達其旨，亦可預知概要。

第二節 教法

如來垂迹，隨機演化，所示教法必與衆生根性相契。根性千差萬別，故教法種類從而紛繁。就釋尊所攝之機論之，大要可分五類：

其 一 向善機

衆生有多年閱歷者，鑒于世間行惡之終致苦，修善之終致樂，觸起向善之念，是謂向善機。然一念向善，若無教法爲之鼓勵，往往被私利所屈伏。倫理學家雖設種種實踐條文，又不感興趣；甚或目爲迂濶焉。佛教對於此類根機，闡發因果原理以開示之，廣舉報應故事以證驗之。明者從理會心，昧者從事起信，要皆得入向善軌道，歡喜奉行。行之有恒，則能矯正惡習，成爲良善之人。此類教法，裨益社會甚大，名曰人天乘。

人天乘教法有消極積極兩種。消極以止惡爲善，人乘重五戒；天乘重十善。積極以利他爲善，小則救濟個人，大則救濟羣衆。

其 二 厭世機

衆生對於環境種種壓迫不堪其苦，極感厭棄，因而引起避世之念，是謂厭世機。原夫環

境不能困人。人之被困，由於自心之迷惑，認我身為實有，時起利害之念耳。此執不去，無論投身社會，輒被煩惱纏縛；即使置身山林，亦受煩惱擾動。不知解脫煩惱之法，而徒事厭世，何益之有？佛教對此類根機，特示我身本空之理，使煩惱無所寄託。當機結習所積不能遽空，而猶有障礙，則令作種種觀法以調伏之；令守種種戒律以對治之。及其純熟，能不受貪瞋癡等諸毒所驅使，爾時煩惱自然不生。此類教法祇屬自了，無裨于衆，名曰小乘。

小乘教法有聲聞緣覺兩種。聲聞但重聞教；緣覺兼思緣法。前較鈍，後較利。境界稍分高下，于是又分二乘。即聲聞乘及緣覺乘統屬權教。緣覺乘原攝于小乘之內，有時亦特稱中乘。

其三 救世機

傑出偉人鑒於衆生苦惱重重，怒焉憫之，思一一援之以手，令各得其樂，是謂救世機。佛法未現之時，此等偉人間或遇之，如伊尹之倫是也。惟祇能置百姓于衽席之安，不能脫衆生于苦海之外。蓋安其有形之身，非淨其無形之心也。佛教對此類根機，令發菩提大心，攝盡一切衆生，培之以六度，濟之以萬行，務使所攝各除心垢，將來皆成救世之人。此類教法自他並度，利益無窮，名曰大乘。

大乘教法有權實兩種。權教以六塵不染爲主；實教以八識皆淨爲主。權教菩薩祇見應身佛；實教菩薩兼見報身佛。然教法不論權實，皆稱菩薩乘。與聲聞緣覺二乘合稱三乘。權教者，多指權大乘而言。實大乘到深契般若波羅蜜多時，得稱最上乘。

其 四 直覺機

根性猛利者，以凡夫地位，自心能起一種淨慧，不受六塵纏縛，是謂直覺機。此中但須細辨。一者事事排遣，蔽聰塞明，此墮無記，適與直覺相反；最不足取。二者昭昭靈靈，不落分別；此祇「五俱意識」現量，非直覺正旨所在，尚不足貴。三者一切皆空，心常了了，此固契會理體之直覺；然未盡善也。佛教對此類根機，於一者則呵斥之；二者則鞭策之；三者則提持之。必令心光大明，本性逕向六根門頭流露，而恆靈知不昧，方盡直覺能事。此類教法，乃離言之教，與常途異。其殊勝處，能於短期內發現佛性，獲得真實受用，法樂無邊；名曰最上乘。

最上乘卽與佛性相應之大乘，與二乘路逕迥別，不入三乘之數；特稱一乘，亦名佛乘。其異于實大乘者，此頓彼漸也。依漸教以求佛性，須先剖析法理至精至微；及與二空真如相應，然後得之。此時必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也。